

孔德校刊



第六四期

二十五年三月十日

北平孔德學校出版

兒 童 自 由 畫

幼稚園——

1. 關季霞

2. 陳 理

3. 白淑蘭

4. 嚴仁莉

小學部——

1. 孫榮英

2. 王立芳

3. 鄭曾光

4. 李希義

一年級——

- 王潤霖： 仄仄…………… 1
胡令濤： 雪人…………… 1-2
王必龍： 爸爸的生日…………… 2
唐連寵： 國語…………… 2

二年級——

- 趙德敬： 過新年…………… 3
王光華： 下大雪…………… 3-4
梁維燕： 中國新年…………… 4
溫亞林： 母親…………… 4-5
唐膠寵： 小妹妹…………… 5

三年級——

- 江小蕙： 大雪…………… 6
王立芳： 春天到了…………… 6-7
吳備話： 春天到了…………… 7
孫榮英： 賣報孩子的生活…………… 8

商志男：雪..... 8-9

四年級——

關伯護：春雪..... 10-11

管益民：打雪仗..... 11-12

李希義：雪和他..... 12-13

趙 蕓：我的小鴨..... 13-14

區幼立：貓的自述..... 14-15

王順霖：春雪..... 16-17

五年級——

劉永芬：乞丐的回憶..... 18-19

李 同：雪中的一隻小鳥..... 19-20

六年級——

林師光：菊花..... 21

徐 美：雪..... 22

費禮奎：孤兒..... 23

王興啓：失貓..... 24-25

周謹芳： 夜月…………… 25-26

徐 蘭： 狂風的昏夜…………… 26-27

王光溥： 童年記事…………… 27-28

王樂芳： 故鄉…………… 29-30

七年級——

石應容： 溜冰…………… 31-32

方仁慶： 雪…………… 33-37

八年級——

吳敬明： 一個乳母的故事…………… 38-40

陳濠萊： 一件悲痛的事…………… 40-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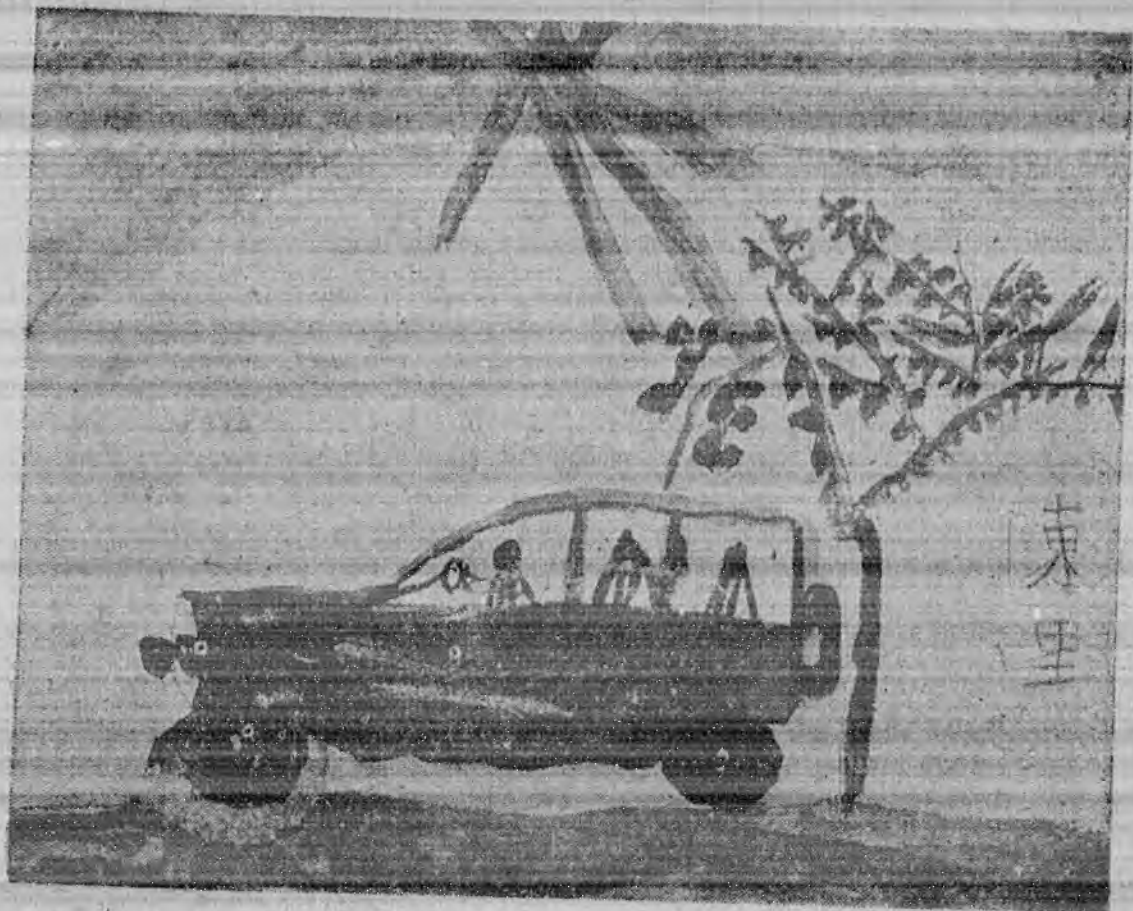
九年級——

馬 蘊： 一封信…………… 43-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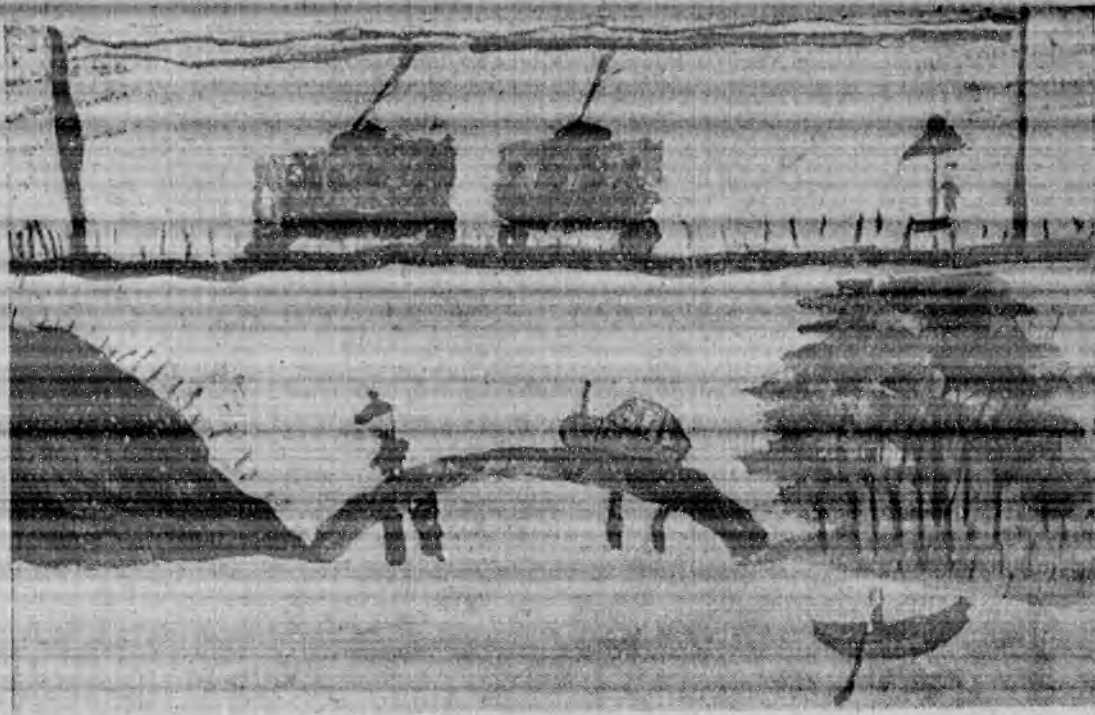
錢德充： 月夜…………… 45-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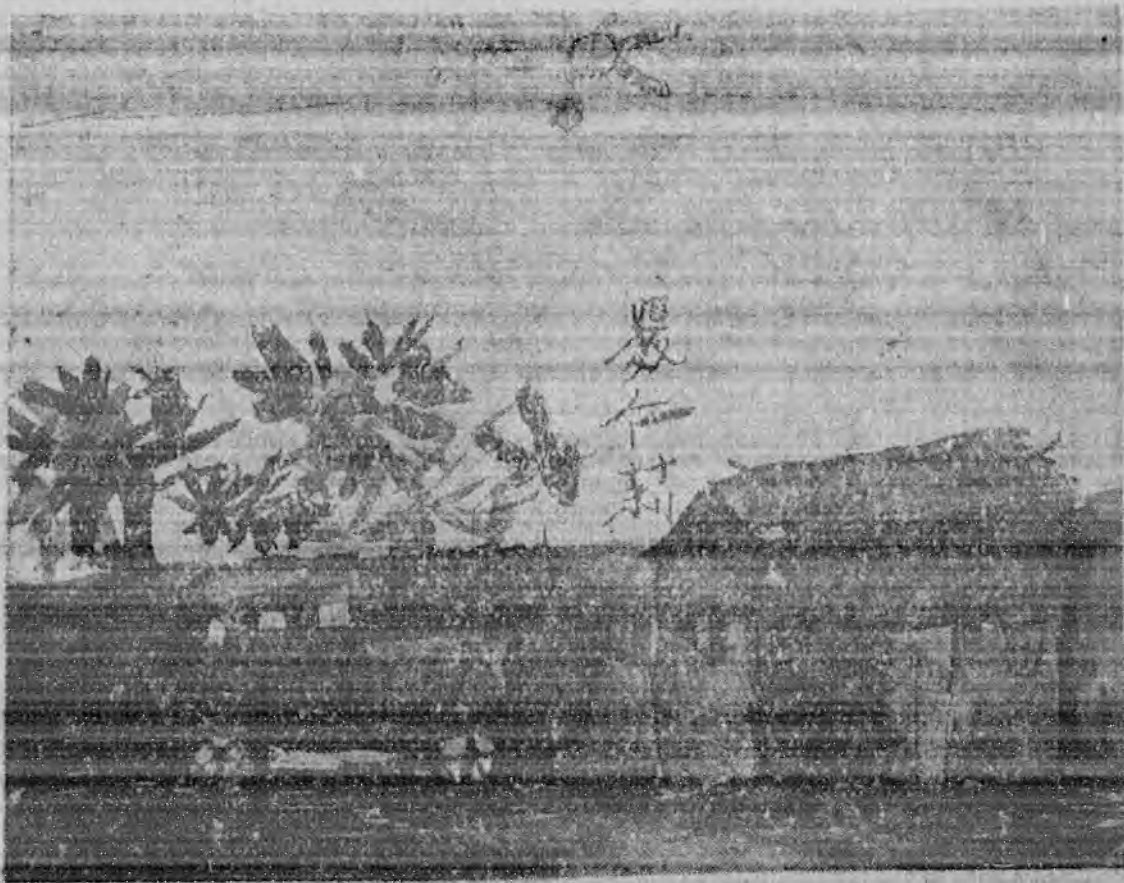
關季葭 幼稚園



陳理 幼稚園



白 淑 蘭 幼 稚 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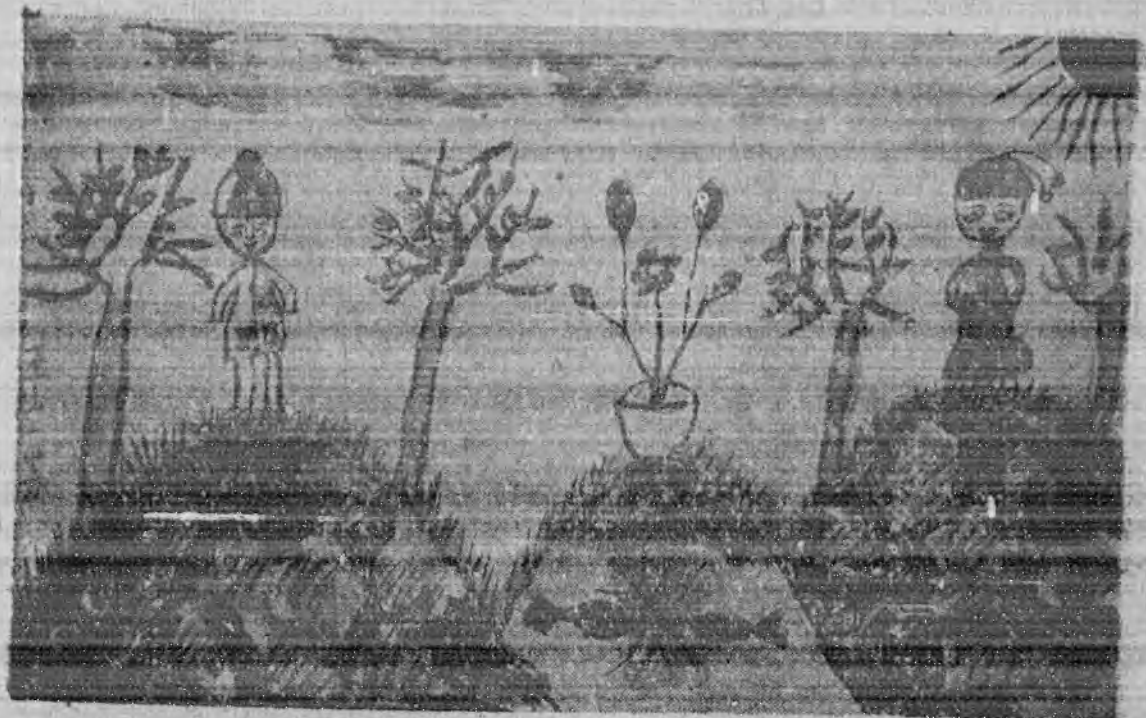


嚴 仁 莉 幼 稚 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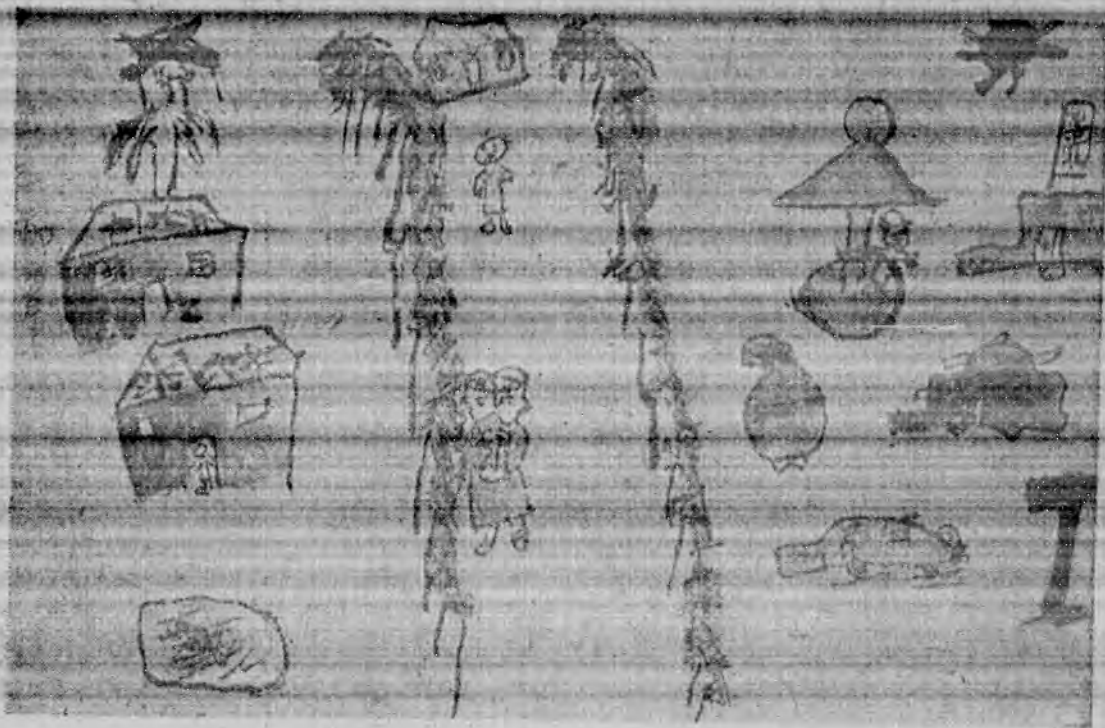
孫榮英

三年級



王立芳

三年級



鄭 曾 光

三 年 級



李 希 義

四 年 級

他XY子，XY眼睛，XY他本
 上XY了三XY，都XY好了，我們
 的小狗跑XY來，一XY到XY的肚子
 上。XY XY! XY的肚子XY了。

爸爸的生日

王必龍，一年級。

昨天是爸爸的生日，我和我的姐姐出去
 買了許多東西，XY買XY。我們XY來
 的XY，大家XY都XYXY。

國 小

唐連龍，一年級。

我家裏XY「國小」，是XY。
 我XYXY他。我看見他，我就XY他
 三XY。我XY媽媽XY我XY了一
 「小國小」，我XYXYXY了。

過 新 年

趙德敬，二年級。

新年到了，我很高興，到了那天晚上，我提着一個球，在門口玩。玩了一會，我就回家去。我和哥哥姐姐妹妹們推九，推了一會，我累了。我很高興，玩了一會，我就睡覺了。正在睡覺的時候，忽然掉了一個球，球着我還和他們推九。我正在玩的時候，一看，原來是一個球。

下 大 雪

王光華，二年級。

今天下大雪，下得很大。下過了雪，我和哥哥一同到院子裏去玩。哥哥說：「我們去玩。」

一個大雪人好嗎？」我說：「很好！」我就同哥哥一同ㄉㄨㄥㄟ雪人，我們ㄉㄨㄥㄟ了一個很大的雪人，我叫爸爸來看。爸爸說：「很好。很好。」

中國新年

梁維燕，二年級。

新年過了，我們一齊放炮花。我的妹妹病了，ㄅㄣˊ頸上長ㄩㄥˊㄌㄜˊ了，到了初九晚上，我娘拿了像片，給我的妹妹看了多時，看厭了ㄉㄨㄥㄟ了，我娘讓他睡覺。到了九點鐘，我娘看他ㄩㄥˊㄌㄜˊ大了，想帶他到協和醫院ㄉㄨㄥㄟ去，嚇得我娘和大舅媽心不停的跳，後來，我就睡覺去了。

母 親

溫亞林，二年級。

我的母親很愛我，天天帶我上公園去。我

很快樂。有一天，我母親帶我上公園去。我就去了。我走到山上，我很快樂。我們走到後河那裏，看見河水很多，我說：回家罷。我母親說：好。我們就回去了。

小 妹 妹

唐騰龍，二年級。

我在家裏玩，我的妹妹也要玩，我說：「妹妹你歡喜嗎？我們快過年了！」妹妹就笑了。我說：「媽媽，小妹妹要到外面去玩。」媽媽說：「好罷。」我說：「妹妹，你穿好了衣服，媽媽就領你上街。」小妹妹說：「好。」

大 雪

江小蕙，三年級·

北風呼呼起，大雪紛紛飛，小麻雀，跳到東，跳到西，找不到一粒米，只是叫肚饑。地下屋上都鋪滿了白白的雪，好像白棉花一般。下過了雪，地下都凍了滑滑的冰，街上的車夫多麼冷呀，多麼滑呀，我們在家多麼舒服呀，有時還可以打雪仗，堆雪人，這是很好玩的運動。昨天我們在學校有許多同學打雪仗，打得很劇烈，很熱鬧。我現在也可以和哥哥打雪仗了。我們都喜歡雪，也都喜歡雪天打雪仗。

春天到了

王立芳，三年級·

春天到了，樹要出芽了，河裏的冰也都化了，小魚也遊來遊去的玩了，蜜蜂和蝴蝶也快

要出來了，和暖的太陽也漸漸的熱起來了，花根對着太陽笑着說：可愛太陽照着我，我就慢慢的長起來把春天的風景裝點得真真好。我也要換夾衣了，我的妹妹弟弟都說春天就是世界上最快樂的日子。

春天到了

• 吳脩潛，三年級 •

現在春天到了，花草漸漸的長起來，天氣也漸漸的和暖起來，春天到了是多麼快樂！小鳥在樹上叫，好像也很快樂，春天我們換了夾衣服，有許多的小蟲也都快出來了，春天的天氣暖了起來，冰都化了，化成許多的水，春天到了，我們是多麼快樂！

賣報孩子的生活

孫榮英，三年級·

在某地方，有一個小孩子，名叫阿菊；是個男孩子。他家裏沒有別人，只有一個五六歲的妹妹。他天天賣報爲生，很是寒苦；有時一天一餐都沒的吃，可是他很勤懇；沒吃的時候很少。可是這地方的人也都認得他，他沒有吃的時候也有人送給他一點吃。一天，他清早就出去賣報，中午，就拿九大枚去買三個燒餅，給他妹妹兩個吃，自己只吃一個，仍舊去賣報，餓着賣是多苦哇。小朋友！你看，大雪飛降，北風很冷，他穿着夾衣賣報。

雪

商志男，三年級·

我早上起來，打開窗子一看。啊！一片如

棉花白的雪。我仔細一看，屋子上的雪和地上的雪都滿了。我穿完了衣服，便坐了洋車上學去。我坐在洋車上想，現在天氣還在酷冷的時候。乞《丐》他們還穿着單衣的衣服，在那裏和人要錢，多麼可憐啊！我到了學校，看見有許多同學，在那裏打雪仗。我玩了一會就上課了。

春 雪

關伯霞，四年級。

昨天早上，我起來的時候，雪下得很大，我洗了臉同妹妹吃了點心，就到學校去了。學校的景致非常好看，松樹上面都是雪，大樹上也是雪，房屋上也有許多雪。雪是很好的，又白又鬆。我對母親說：「這場大雪好不好？」母親說：「這場大雪是春雪，很好的。」雪下得很小的時候哥哥從學校回來了，他說：「我們在後院堆一個大的雪人呵？」我說：「叫了妹妹弟弟一同堆吧！」我們堆了好久才堆一個很大的雪人。母親奶奶大爺大媽父親都說我們堆得好，後來哥哥同我們說：「我們堆完雪人該打雪仗了。」我們分了兩組，我同哥哥妹妹一組，我們打得很快樂。忽然母親叫我們吃點心。我對哥哥說：「這場大雪多麼好呵！」母親說：「吃完不要去玩了。你同哥哥到平安去

看電影吧。」我就同哥哥到平安去看電影。

打 雪 仗

魯益民，四年級。

打星期四的早晨就下雪一直下到今天下午，我就說：『這雪怎麼下得這樣長久呢？』我說完這話，就上體育操場上一看，六年級做了一個很長的戰壕，我說：『我幫你們好不好？』他們說：『好吧。』我又說：『我再多叫幾個四乙的來幫你們做雪球和長的戰壕吧。』六年級的說：『那更好了。叫你們那一班的去吧！』我說：『好吧。』我就急忙的跑去找人去，我向雪地一跑就滑了一個大跟頭，我急忙又站起來又趕快的跑。一看四乙的都來了，我和他們一說，他們都很贊成的。後來，我們正擲雪球，我就聽見震天震地的一聲說道：『六年級去和我們打雪仗啊！』我們就拿了戰壕裏的子彈，就和五年級的打。打了一會兒我心說：

『怎麼老不分勝敗呢？』我就和六年級的和四乙的偷偷說：『這老不分勝敗多沒有意思呢！』我又說：『乾脆我們一衝鋒我們不是就贏了嗎！』六年級的也贊成，我們四乙的也贊成，我們叫道：『一二三！衝鋒呀！』那時五年級也沒準備，我們便得到了一個最後的大勝利了。

雪 和 他

李希義，四年級。

初春漸近了，雪還是不住的下着。院子裏的雪已堆到一尺高了，剛掃完立刻又在那乾淨的路上蓋了一層。荒涼的雪場上只有幾個很淺的脚印。呼呼的北風無情地吹着。因為今冬寒冷的原故，雪越下越大。『餓呀……冷啊……凍呵！』窮人這樣的苦喊着。小小子，他從小就沒有慈和的父母管護他，因為他父母業已去世了。小小子真孤獨啊！他也沒有家了，各處都是他的家。他真像一個雲遊的道士。他一隻手裏拿着一條木棍，這是他惟一的保護者，如果有什

麼東西侵害他，他使用這木棍打他。那隻手裏有一個小鉛桶，裏面有一點殘飯。他穿的更不用說了，都是些粗而破的衣服。牠走到一個非常荒涼冷靜的空地。他看見前面有一所西式樓房，他飛奔前去。裏面有一間廚房，廚房裏面的鮮美的菜味肉味送到鼻孔來，他的嘴裏流着饑涎，他像發瘋一般，沒命地把門推開進去，想把那剛煮好的菜吃了。忽然那胖廚子進去一脚把他踢出門外，他就安然地睡在雪裏，還夢見把那美味的菜，已吃進肚子裏了。雪越下越大，漸漸把他掩沒了。

我的小鴨

趙 鑫，四年級。

記得是在三年前了，因我老家有事，所以我的母親便帶了我的妹妹和我乘火車回老家了。到了一個地方，那與老家的距離大約有二十多里路遠。因為我家地位偏僻，火車不能通

行，所以我們便在這個地方下了車，坐大車回家。到家把事情辦完，又回到這個地方來了。這個地方有一個學校，我們便住在那學校裏。我母親在這個學校當教員。我住在那兒，覺得很好玩。有一天，忽然一個賣鴨子的走到校門口賣着，我便買了五隻。校中的別位先生也各買了二隻。因為學校離河很近，所以我天天到河濱放鴨子。這樣竟養了有一年多了。忽然一天，我們又回老家了，到了老家，母親和祖母商量好，我們便要回北京了。我母親想把那些鴨子都給了祖母；但是我很愛這些鴨子，不肯給她。後來我母親說：『你祖母專會養鴨子。絕不會把鴨子弄壞。』我聽了這話，才把鴨子給了祖母。現在我還想着我的小鴨，牠們一定長得很大了。

貓的自述

區幼立，四年級。

我是一個很會捉老鼠的金黃顏色的大貓，

我的名字叫老黃，我因為不偷吃東西，還不許老鼠偷吃東西，所以主人很愛我，還給我很好的魚吃，因此我也很願意替主人盡義務。一天晚上，我正在老鼠洞旁看守着，忽聽得上房有吱吱的聲音，我一聽便知道有老鼠在上房呢，我便輕輕的走到上房，一看！原來有兩隻老鼠正在吃一塊糕，我心想：『好胆大的兩隻老鼠！』牠們一看見我，便想逃走，但是我不等牠們逃，我便把牠們捉住了，這時我是多麼高興呀！因為主人已聽見鼠的叫聲，以為我不在家，正要想來捉牠們，恰巧他一起來便看見我捉住兩隻老鼠，主人立刻現出高興的神色說道：『呀！好伶俐的老黃啊！明天我要賞你兩尾大魚哩！』主人說着，便進去睡了，這時我說不出的高興，第二天，主人果然買了兩尾大魚，我一邊吃，一邊想，我以後要永遠這樣的伶俐才好啊。

春 雪

王順霖，四年級。

現在冬天早已過去了。春天又來了。春天的某一夜裏，我剛從夢中驚醒，看見屋裡很亮。我掀開窗簾一看，全是很白很白的東西，再仔細一看，我才知道是下了很厚的一層白雪。我再開門望一望，看見那白雪把那些高高的大槐樹完全蓋住了。遠看好像樹上立着許多白頭翁，還有那冬天不落葉的松樹上蓋的白雪，遠看好像是一朵一朵的棉花一樣。我想我能够常常看見這樣好的風景，我真高興啊！在這個夜糊里糊塗的過去了，已經到了天明。早晨起床後我便從屋裏拿了一把大雨傘出門去一壁看雪景一壁玩，我看見有許多小麻雀在樹上落着，他們一動，一朵棉花似的雪便跟着掉下來了。這可恨的小麻雀，把我愛看的美麗風景完全給弄壞了。從這次這下雪，我就恨起來了小麻雀。不

過有時候下雪要是沒被麻雀弄掉，我恨小麻雀的心就會減少一些。還有一種更加可恨的老鷹，牠也會把極美的雪景給糟蹋了。但是我從這兒又想起來老鷹儘吃麻雀，這樣一來我就不大恨老鷹了。再一想，牠還吃小雞，小雞的足跡印在雪上看去像是竹葉，也是我愛看的東西，這樣一想我不由得又恨起老鷹了。

我這樣觀賞了，我又拿着傘向回家的路上走去了。

乞丐的回憶

劉永芬，五年級。

在一個破草屋邊的草地上有所屋子，這地方便是我的住處。有一天，雪花紛飛，天氣寒冷，我不能出去找食物，只好躲在牆角下回憶着過去的事。我從前本是東國王的王子，那時我只有快樂，天天遊着花園，吃着好的穿着好的。我什麼憂愁都進不去，百姓們見了我便脫帽行禮，表示尊重我，父親非常的愛我，因為我母親祇有我一個獨子，自然非常寵愛了。

我那時並沒有讀過書，連自己的姓名我都不能寫，那時只因為我家裏財產豐富吃喝都不用愁。但是，不幸的事來了！就是那年我父親向來不練他的兵，可是西方國王要想吞滅我父親的土地，兵隊佔領我們的土地，並將我父親的兵打得紛紛而退，而且又將我父親搶去用刀殺了。那時我同母親跑到了「大家村」裏找了

一間破房，便住在裏面，母親因為時時想着父親不久得了急病死了。這時父母親都去西天了，只有我活着，這時我的憂愁也沒用了，我恨我從前不用功。唉！財產原來是一個害人的東西，好在我現在才十六歲，用起功來還不晚。我還希望我將來，能得着較好的位置，好從新改革我的生活環境。

雪中的一隻小鳥

李 同，五年級。

大雪紛紛的落着，一隻小鳥在窠邊凝思着：唉！現在不是已經立春了嗎？我曾經聽見我的朋友說過，立春以後就不下雪了，難道現在又是第二個冬天了嗎？不能吧！怎麼沒到夏天，就又到冬天了？上帝難道要凍死我們鳥類嗎？況且我昨天又沒有儲下糧食，地下的米又被雪蓋了，唉！這可怎麼好呢？他正在垂頭喪氣的嘆息着，對面房上來了一隻花白色的貓，

他也非常的餓了，並且也凍得身體發抖了；原來這貓是沒主人的，並且人們也很厭惡他，因為他常偷人家的魚肉吃；他平常的唯一住處，便是這所房屋頂上；常常溜到人家的屋裏，捉些老鼠吃；但是常常被人家看見，若是看見了，便是一頓毒打；他因為怕人家打，好幾天已經沒去，所以他已經餓了好幾天了，今天看見了這隻小鳥，如同見了寶貝似的，便對他說道：『鳥先生，慫好哇！』小鳥說：『好，只是這大雪紛飛的日子，無處尋找食物。』貓說：『那倒好說，在我站的這間房的牆角邊，一個老太太正撒了一碗剩飯。』小鳥聽了，覺得非常高興，便說：『謝謝貓先生。』便飛到那牆角，貓一跳，跳到房下，便把那隻小鳥吃了。

菊 花

林師光，六年級。

冬天來了，西北風颳的很大，百花都睡了，草木漸漸都謝了，樹上的葉子也都落下來了。

獨有黃菊，不怕寒風，依然開着。牠比任何花都勇敢，有時西風用力的吹牠，牠也不怕，仍舊是紅的，白的，黃的開起來。

這時，有一個孩童，走來看見黃菊，看牠這樣地勇敢，不禁就想起了自己。

原來牠是一個孤兒，被壞人騙到此地給人家做奴才，他不時受主人的虐待。

他走到菊花身傍，想想爲什麼我這麼要受他（主人）的打呢？我不會像菊花一樣抵抗他嗎？對！我從此要抵抗了。想罷，他就看着菊花，他覺得菊花好像對他說：

『對！你就好好的抵抗吧！像我們這樣。』

雪

徐 美，六年級。

冬天已經到了，小孩子們很高興，因為他們可以看看雪景還可以堆雪人和打雪仗玩。

小孩子們盼望了許久的雪，今天總算是下了。

一片片的雪花在空中飄飄而下，孩子們高興的拍着小手在屋裏跳。剎那間外面已成了銀白的世界，煞是好看。樹上是厚厚的白粉，屋上……不論什麼都是白的，空中飛着幾隻來覓食的烏鴉，更顯得牠們黑了。

雪漸漸的住了，孩子們跑了出來在院子裏走着，腳底下只聽見『<I ㄝ ㄩ ㄝ』的聲音。

有的堆雪人，有的打雪仗，一會兒幾院子裡的雪已消失了大半。

孤 兒

費禮登 / 六年級 ·

臨河的曠場上的枯槁的樹木被風吹得搖搖擺擺的，站在那裏。他，是一個無業可做無家可歸的孩子，他的面孔顯得憔悴，孤獨的躺在一株年紀已經五十餘歲的老槐樹的幹下。他已是五天沒有吃飯了。冬天到了，他身上也沒有什麼暖和的衣服，只穿一身破爛的敗絮。「母親呀！您爲什麼要拋下我呢？」他的心裏想着。忽然間，他的母親來了。她是一位年已七八十歲的老人，她的頭髮已經完全白了，手裏拿着一根桃木的手杖，蹣跚的走着，走到她的兒子的面前向他說道：「呀！現在你爲什麼這個樣子？我在天堂裏住着真是快樂極了！你跟我來吧！」他和她已經到天堂裏去了，只有他的肉體，還在那大風的地上孤獨的躺着呢。

失 貓

王興啓 / 六年級 ·

牠是一隻肥而美麗的貓。牠的毛是一縷白一縷黃的，每天除了在黃金似的太陽光下晒牠的身體和用舌頭舔牠的爪子以外便是到房上去睡覺。

每到年節牠也吃着一點雞頭肉皮……

在今年的正月初一，我是正在寒假期中，早上的時候，就沒見這可愛的貓在地上晒太陽。我們也未注意。可是到下午也沒有回來，到了明天，明天下午，後天仍是不見回來，這時全家的人都到鄰居家去問也不見。那天下午我得到這個消息便非常悲哀，想：這樣好看的貓，誰抱去還肯放回來呢！

昨天在天黑的時候，我正在房裏看書，忽聽到了外面的貓聲，不由得便想起我那貓已經不見好久了，不知道它到了一個更好的家庭，還是

在何處挨餓呢！想着，便簌簌的流下淚來了。

夜 月

周謹芳，六年級。

秋痕是一個小學六年級的學生，她今天回家好像中了魔似的，做什麼事都鬧彘，連吃飯都懶得很，只是在屋裏很不自然的溜來溜去的。

夜深了，人靜了，牠躺在牀上翻來覆去的總睡不着，於是便從牀上爬起來捻亮了電燈，拿了鋼筆墨水，從本子上撕下一張紙來，平心靜氣的做了一首詩。她做完了，便低低的念了起來：

「深夜了，
我熄滅了燈。
不意舉首一望，
猛見一輪明月正照在我的牀頭，
沉靜裏，

引起我的潮思。

.....

明月啊！在這黑暗的室中，莫非你要照出我那陰沉的荊棘叢中黑暗的前程？

然而得你的照射，

不過瞬息的時候，

莫非我所想要的「光明」，「希望」，又受了當權的捉弄？」

她念完後，心中很高興，放下紙筆很愉快的伏在桌上沈沈的睡去了。

狂風的昏夜

徐 蘭 / 六年級 ·

灰白的天空中，一朵朵的雲兒飄着，太陽已西下了，一兩隻烏鴉還在那飛着，更點綴成了一個寂寞的黃昏。

太陽是點點的沉下去，牠所留下的反是那繞着牠的殘褪的晚霞。風兒從遠方狂呼過來哭

了，牠瀰漫了全個城市，街上的行人漸漸少，他們都是被狂風所驅去了。

這時我正在房中，聽見窗帘沙沙的動着；走出門外，寒氣侵人！更見那掛在樹梢頭的上弦的月兒向着狂風冷靜的看着大地。

我重新的回到屋裏。風兒仍是呼呼的吹着，上弦的月兒仍是明亮的照着。我就在這狂風吼着月兒照着的冷靜的時候步入夢鄉去了！

童年記事

王光溥，六年級。

我在小的時候回過老家一次，現在我想起來有幾件很深的印在我的腦中的事，我覺得很有趣，便記在下面了：

一個春天，我和父親到親戚家去，父親買了一個餅叫我在街上等着牠，我等了半天他也沒有來，我便走回家去了。父親回家了，一見我在家裏便笑着誇我的聰明，因為那時我才五

歲。

在鄉下只是吃窩頭，我不愛吃，父親便只是給我一個人做餅吃。我的三哥跟我搶餅，我便和他打架，我曾把他的手抓破過，他也便恨我，也不和我玩了。

六姐叫我和他們摘野菜去，並且拿了一隻鞭子說是打旋風用的。我和他們到了一個地方，他們把我放在一個石頭上，就摘野菜去了。我坐在石頭上拿了許多豆玩着，看見那邊有一個人走了過來，仔細一看原來是三哥，我怕他打我，便拿了幾個豆給他，他笑了，以後不和我打架了，就抱着我找六姐他們去了。

過年了，他們拿了許多爆竹去放，把我放在屋子裏，三哥來抱着我出去看，那時我也不和他打架，吃餅時也分他一半了。

老家也有許多狗，三哥說其中的黑狗是王，牠一叫，別的狗都得聽牠的話。當時我很相信，現在却有點懷疑起來了。

故 鄉

王榮芳 / 六年級 ·

我同父親母親回到我們相隔三千餘里的故鄉去。我的故鄉是在安徽廬江縣，那里有青的山，綠的水，和一望無際的田地。那山有陰森的老松，有紅的藍的喇叭花，還有許多我不認識的野花。像這樣的好風景本來早就印在我的腦中了。

我今天就要回故鄉去，你想，我是多麼的高興呀！我到故鄉時，姑奶奶還給我一個歡團，（歡團是北平的江米球）說：祝我歡歡喜喜的。這時滿屋中來了我的哥哥妹妹，但我全不認識，後來由母親的介紹才知那是六哥和六妹等。他們所說的話，我全不懂，只有六哥的話我懂，因為他會說北平話。所以我和六哥就要好起來。

第二天六哥便領我到各處去參觀遊玩。最

有意思的就是一頭老牛，老實極了，你怎樣弄牠，牠也不以為忤，所以我很喜歡牠。我的家門口有一條小河；河的兩旁有許多樹，夏天我常常在那河裏洗澡，所以我也十分喜歡那條河。

我在故鄉這樣的玩着，總也沒有讀過一點書，所以母親時常說我。母親一說，我只好暫時寫字讀書去了。

我這樣的在故鄉住了四個月，聽說學校已開學了，父親母親便決定回北平。那時我雖不願意，可是有什麼法子呢。

溜 冰

石應容，七年級。

提起了冬天的冷，我就記起前六年冬天的一件事了。六年前，我才八九歲。一天，表哥到我們家中玩，看他帶來的一雙鞋，鞋底上安着一個東西，好像是刀，我就把姐姐喊了來，問她道：「這鞋幹什麼穿的？」她答道：「許是爲着切菜用的吧。這不比手拿着快嗎？」我想也對，手切菜那有牠快呢！一會兒，表哥向母親辭別，母親問他忙什麼就要走，他說要去溜冰，鞋都帶來了。我想他去切菜，怎麼叫溜冰呢？我就對表哥說：「你帶我去看，好不好？」表哥說：「可以，你媽要許你去，我就帶你去。」我問母親，「讓我去看嗎？」母親說：「表哥去玩，那能看着你？」我想他去切菜，怎麼叫玩呢？我就對母親說：「我不用他看着，我自己會在那裏看着他玩。」於是母親

許我去看了，我真喜歡，便同表哥一塊兒去了。

他右手領着我，左手拿着冰鞋向冰場走去。在路上走時，我就問他道：「溜冰是一個大木板，放在地上，你穿上那雙帶刀……。」我還沒有說完，他就說：「你別傻了，那怎會叫溜冰呢！」我說：「那怎麼叫溜冰呢？」他說：「你別說笑話了，你到那裏去看吧。」我們到了冰場，他告訴我說：「你別走開，就在這裏看。」我說：「你去換鞋吧，我不會走開。」我看見許多人在冰上溜，這時我才明白，原來溜冰就是穿上帶刀子的鞋，在水凍的冰上溜。表哥溜到黃昏，離了冰場，送我回家。

到了家中，表哥走後，我對姐姐說：「你說錯了，不是那麼回事。」她問道：「那麼，那雙鞋是幹什麼的呢？」我答道：「穿那雙鞋在冰上走是不會跌的。」

現在關於溜冰的事，我也明白了，我自己也會溜了。想起初見冰鞋時，離奇的猜測，實在是又好玩又好笑。

雪

方仁慶，七年級

睜開眼一看，屋裏還很昏暗，以為還早，想再睡會兒，可是剛閉上眼，房門就響了，一看是老劉媽來叫我起來。我不明白她今天為什麼這麼早來叫我，我就問她：『幾點啦？』她想了想說：「大概有七點半吧……外面下雪呢！」「雪」這字入了我的耳朵，我不知不覺的興奮起來，快樂的氣湧上心來，也忘了試體溫，就匆匆地下了床，衣服也沒穿好，就出了房門，來到院中。呵！可愛的雪呵？我見了你，有說不出的高興。呵！你多麼美呀！白白的，鷺毛似的在飛舞着。

「今天學校裏，一定好玩極了，打雪仗……呵！多麼有意思呵！……」抬頭看着在空中飛舞着的雪花，我心中這樣想着。正在默想着，忽然培華從她屋裏跑出來叫我說：「姑

姑！下學回來我們堆雪人玩呀?!」她用着好像在等着我答覆的眼光看着我，我要答應她好吧，又不成，假如下午她叫我堆，我不堆，她又該噘着嘴叨嘮了；我要說不吧，又惹她不高興。我這時只好對她一笑。

到了學校，同學們都在弄着雪，一個個都是興高彩烈的。

男同學都勇敢的打着雪仗，我們爲何不去打呢？「石！打雪仗玩去呀！誰去？」我這樣的問着她們，沒有一個人答應去。她們的理由有的說：「多冷呀！」有的說：「一會去。」我失望了。後來我又說：「石！毛！我們三人去！」結果是我們三人一同去了，圍着雪球，高興的玩着。

本班的男生跟九年級男生打，他們被打的一直逃進課室來了，真討厭！弄的滿桌，滿地都是雪。

男生裏面有一個人說：「從前我們要是和別班打雪仗，女生就給我們做子彈。哼！這會兒她又不給我們做了，反而說我們討厭。」

呵！由他這句話裏就可以猜到他們是想我們給他們幫忙。可是我們要是高興幫忙他們，自己爲什麼不去打呢！

下午吃了飯，去練習唱歌。一會兒，S先生走來了。這位先生是很活潑的，我很敬愛她。她一邊打着她的毛衣上的領子，一邊聽着我和M練習唱歌。她說，「M唱歌，總是不肯張開嘴唱，使鼻子唱，發出來的是鼻音。」呵！可不是嗎？我早就跟M說過了，請她張開口唱。可是我所說的，她不但不聽，還說：「沒您唱的好！那就別管了。」呵！我何必自尋無趣呢！

S先生等我們唱完了，對我說：「你們那兒打雪仗玩嗎？」我高興的回答她說：「玩呀！S先生，您也同我們一塊打去，得啦！」她興奮的說：「好！可是我不懂得打雪仗的規矩呢。」我高興極了，因爲有一位先生可以領導我們玩。啊！我也不懂得打雪仗的規則，也不知怎樣分勝敗？問C先生，C先生說：「我也不知道怎樣？我們玩時，就沒有規則，亂七

八糟打，大概沒有什麼規則吧。」「管他呢！咱們先去看看場子去，C先生，你也去啊！」S先生要先去看場子，C先生說：「我不能去，你們去吧！」我說：「C先生剛才不是說走路都不能說話，說了話，就得病嗎，那兒能去打雪仗呢！」C先生笑了，我和M同S先生就一齊出了音樂教室。

S先生說她今天早晨看見雪時，心裡高興極了，M也說她的高興，我也說我的高興。我們一路都說着看雪的話，一直到了我們的打雪仗的地方——球場。

此時在球場的一共有五個人，我們分組了。我和S先生一組，那三個人一組。雙方開始交戰，慢慢的七乙的女生和本班的女生都加入來了。那組變成了十幾個人，她們都打我和S先生兩個，我們那裏抵得住呢！我向前進攻，後邊又有人來打，我向右邊，左邊又有人來攻了。結果我滿臉，滿身都是雪，連嘴裏面都有了。我直往外吐，結果吐出來的是水。在旁邊看的別班的同學看着大叫，大笑，弄的我真沒

有法子了，只好嚷着別打了，可是她們還是一勁的打來。噹！噹噹……！啊！可好了，這時我才逃出來。上課時，滿身，滿頭，還有雪，想起剛才的打雪仗，我只微微的一笑。

一個乳母的故事

吳敬明，八年級。

吃過晚飯，我們圍着爐子坐着，要求母親給我們講一個故事，母親剛要說的時候，忽然弟弟哭了，他說：『你們全坐的離媽媽近，不成！』他的乳母也說：『你們這麼大了，也不讓他。』母親聽了這話笑着說：『到底是有奶媽的好，什麼時候全有人幫着。』妹妹鼓着嘴說：『我的奶媽如果在這裏，哼！你瞧吧！』弟弟的奶媽剛要分辯，母親阻止她說：『好好，來，小弟，坐在我的腿上。』妹妹生氣的說：『媽媽，你給我講講我奶媽的故事吧！』母親說：『你們這裏誰全有奶媽，就是你(指着我)沒有。』我笑着說：『有，牛乳瓶就是我的奶媽。』她們都笑了，接着母親便給我們講妹妹奶媽的故事：

『一年的五月，正是你(指着妹妹)一個

多月，老找不着適宜的奶媽。有一天，來了一個奶媽，她沒有抱着小孩。據她說，她的小孩死了。當她看見你的時候，忽然張大了眼睛哭了，我們問她，她說：『這個小孩和我那個最近死去的像極了。我很願意看這個小孩。』我使用她了，她跟你好極了。有一夜，我聽到了奶媽的哭聲，哭中好像在說什麼，可是聽不十分清楚，到後來才聽清了一句，「爲什麼我的命會這樣苦呢！」第二天，我問她，她哭着說：「我本來不願意告訴誰的，我只想讓我自己藏在心裡，直到死的那一天。現在你們既然要問，我就告訴你們吧！我小時，母親就死了，給我留下了嫁資，但這錢被我姐姐吞去了，並把我賣到一家去做丫頭。到十六歲那年，我便出嫁了，雖然生了幾個孩子，但是全死了。二十六歲的時候，我的丈夫死了，那時我那最小的孩子還沒有生，我就指望着他，但是他生下來就死了。天呀！我……」我聽她說到這裏，就安慰她。過了些日子，我們要上北平，在走的頭一天晚上，她哭的利害極了。到

了北平一個月，有人從家鄉來，說她在前幾天跳河死了。」

母親說完，弟弟已經躺在地身上睡着了，我們每人眼中充滿了淚，暗淡的燈光籠照着全屋，火爐內間或發出一陣「！ ！」聲響。

一件悲痛的事

陳淡萊，八年級。

一年夏天，一個悶熱的下午，地上的樹影子一動也不動，太陽像火盆似的照着大地，熱得坐着不動的人都流汗了。

屋子裏的籐椅上，一個乳母抱着一個沒有了母親的小孩坐着。屋子裡有哭聲，嚷聲，說話聲。原來這屋裏有一個母親離開了她剛生下來不久的孩子死了。

那個可憐的小孩，由那些愛護她的人看着，她的兩隻小眼睛，看着躺在牀上的母親，像也知道難過似的。屋裡的人看着那個小孩全想

哭，尤其是她的父親，和外祖母。她的祖母抱着她向着她已死的母親哭，哭得滿臉是淚滿身是大汗。

四個人抬着一大塊放在鐵盆裏的冰進來，放在死者的牀下。接着做壽衣的裁縫，背着他們那大包袱來了，在堂屋裏搭起桌子作壽衣。

死者的牀前，比這屋裏的那一塊地方都涼快。牀邊站滿着追念她的人。她的父親抱着她，站在牀前，時時望着他的亡妻和她流淚。

時間是不順着人心的，這一天的時候好像特別過的快，一會兒的功夫，天就黑了。棺材舖的人，把棺材用燈草包墊好，那些裁縫拿着他們做好了壽衣就往裏屋走。

死者躺在牀上，和紙一樣白的臉上有着悲哀的神情，像不願離開圍着她的一羣人。圍着她的人，沒有一個不是哭泣着，只有那最可憐的小孩子不知道哭，她只看着那些花花綠綠的壽衣發呆。她的父親拿着一雙靴子叫她給她的母親穿上。其實只是別人給穿上，叫她摸一摸。

入殮的時候到了，把死者抬往堂屋去，圍着她的一羣人，在後面跟着。棺材蓋上了，人們叫小孩拿斧子釘上棺材，叫三聲媽媽。可憐的小孩連媽媽還不會叫呢！

一 封 信

馬 蓮，九年級。

雲：

你的信在昨天收到了。

你問我櫻的病情，總希望我給你一些好消息罷！然而事實却要使你失望的，並且要使你絕望了。因為櫻已經死了！

這個消息還是宜從上海回來後傳給我的。

上月宜因家事由上海回來後，我去看她，她對我說：「櫻死了…你知道嗎？現在已安葬了。」她還告訴我，櫻是一月二十日死的。在那天夜裏，宜睡在×校的寢室裏，夢見櫻從外面走了進來，她不禁喊道：「你怎麼到北平來了！」猛然的想到她病重的狀況，不覺吃了一驚，於是醒了。只見牀前月光中有一個影子在浮動，却是窗外在寒風中的樹枝的虛像，那時清徹的鐘聲，正嚶嚶當當打了三下。她嚇得一身

冷汗，胸中怦怦不住的跳，那時寢室中只有旁邊牀上二位同學熟睡的鼾聲，她躺在床上，想起夢中的情景，不覺生出種種無名的恐怖，又幻想着櫻的死，櫻的父親的暈倒，家人嘶聲的呼喚……果然，櫻就在那天晚上不幸與我們長別了。

宜是如此說的，雖是太神秘，但也是關於櫻的事，所以我順便告訴你，現在讓我來追溯一點關於櫻的歷史罷：

從前在小學時，櫻是常和我在一塊的，她那時身體很弱。高小畢業後，她和你們一同進省立四中，不到半年我來平，於是大家就從此分開了。此後我常常寫信給她，她因功課忙，祇回了幾封，然而那幾封不幸在搬房時失去了。我將再到何處去找她的遺筆呢？

是你告訴我的罷：說櫻在四中時，身體的單弱不減於從前，又是很用功，所以她不得不常常生病了。在去年暑假中，櫻寄來一張相片，烏黑的短髮，凹下的眼睛，仍是從前的風度，不過比較憔悴些。記得我還在南時，有一

次在我的小書室中，我們對坐着絮絮地談着在四中各同學的近狀。她講着你們怪可發噱的搶東西吃的情形，和開夜車的趣劇；我們大家都狂笑着。她的格格的笑聲，至今還深深的印在我的腦中。

宜又告訴我，櫻的父親，現在日夜的想念着櫻，見了櫻舊時的同學，就不禁想到他的女兒；眼圈兒便潤濕了，宜在來平的途上，還看見櫻的父親在街上踽踽獨行着，顯得憔悴不堪的樣子。唉！做人子的，就是單看父母愛憐的份上，也應該好好的保護自己的身體呵！

唉！不說了，愛惜我們的記憶，準備着把往事再幾千百次地重映在各人的心幕上啊！祝你健康！

月 夜

錢德充，九年級。

在昏沉沉靜悄悄的夜裏，一彎眉毛似的明

月照着這清潔無塵的白雪，反映出這樣冷靜，慘淡，淒涼的光輝。

我在這樣沒有生氣的夜裏，心中又能想些什麼呢！只不過靜靜的躺着，呆呆的看着天花板罷了。天花板似乎被我看得害羞了，一晃一晃的在躲避我的視線。

「唻，唻，唻！……」三更了，但這更聲並不能使我走入甜蜜的睡鄉，只不過使我沉靜的心微微的一動罷了。

遠遠的傳來悠悠的簫聲，帶着一種悲涼的情調，使我沉靜的心勃然興奮了起來。連躺都躺不住了，便披上衣服走向爐邊來，爐子正烘烘的燃燒着，這時什麼聲音都沒有，只有這淒涼的簫聲悠悠不斷的傳着。

「哎！蘿蔔賽梨！……」這樣的吆喚打斷了清悠的簫聲，我的心情忽的紊亂起來了。心裏想東想西不知到底在想什麼。忽然一個清清楚楚的影象來到我的心裏，我心裏便發生了一個問題：人生到底是黑暗的，還是光明的呢？假如我問一個正在倒霉的人，他一定毫不思索

的回答說：「人生是黑暗的。」當我有時有不痛快的事的時候我也會這樣說，不但會說而且一定這樣說。這是爲什麼呢？這不過是一個人受了大刺激而起的反感罷了。其實人生何嘗是黑暗呢。只要你向着光明的路上走，你自然會感到人生是光明的。但是反過來說，你要一味的墮落，你的一生當然要黑暗了，這是不用說的。

呵！中國的同胞們呵！人生是光明的！我們該努力向光明的路上走呵！

月光仍然的照着。但這時的我，看這光輝並不覺得悲慘淒涼了；反覺得這靜悄悄的大地更顯得光明燦爛。跑呵！跑呵！跑上光明的路上去呵！

